

蒙古文簡介

卓鴻澤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

tht@mail.ihp.sinica.edu.tw

一般所謂的“蒙古文”，是用來書寫蒙古書面語的一種文字。這種書面語，確切地說，是東部蒙古族的書面語，不能反映蒙古族的各部方言口語。大略而言，蒙古文的發明不能早於十二世紀，反映十三世紀左右居主流地位的一種蒙古語，與當時的其他蒙古方言已有不同。

關於蒙古文的起源，據說是成吉思汗破乃蠻 (Nayiman) 時所獲一回鶻人名塔塔統阿者所創製。蒙古文顯然是將橫寫的回鶻文字做九十度轉，俾成為與漢字同樣的豎寫文字。回鶻文橫寫時是從右邊寫起，寫完一行，下面再接一行，以至寫滿一頁。若將這一頁文字做九十度轉，則必須從左邊讀起。這便是蒙古文雖是豎寫（由上而下），卻是左起右行，不與漢文行款相同的緣故。回鶻人並沒有自己的文字，回鶻文字是從粟特人那裡借來的。粟特人是操一種伊朗語的民族，其文字則源自敘利亞文。蒙古語有些詞彙如 **nom**（“法；經書”），便是通過回鶻佛教徒的傳播，從粟特語借過來的（粟特語 **nom** 則源於希臘語 νόμος）。將這種屬於亞拉蜜（英語稱為 Aramaic）系統的文字豎起來書寫，在粟特文中已偶有出現（當是因應漢文），但要到蒙古文裡才成為規範。從上世紀起，歐風東漸，中國人乃將豎寫了幾千年的漢字放倒，不但橫寫，而且左行，日本學習西方雖先於中國，仍保留直書。

稍前於此的北亞民族文字，如契丹文與女真文，都是模仿漢字而作。目前，一般認為契丹語是一種蒙古語，但契丹文字的破譯只是在最近才有些許突破，嚴格說來，契丹語為蒙古語之說還不能視作定說。另外，也有學者傾向於認為鮮卑語是一種蒙古語，但因資料遠不完備，還不能定論。鮮卑以及由鮮卑分化出來的吐谷渾都有文字，可惜都失傳了。因此，回鶻式蒙古文是目前所見最早的蒙古文字。從這種

蒙古文字，後來還衍生出老滿文與新滿文：蒙古文在內蒙古一直沿用至今（外蒙古則從 1941 年起改用俄國的西里爾字母），新滿文則有新疆的錫伯族還在使用。

一般將蒙古語與突厥語、通古斯語列為阿爾泰語系的三大分支，但“阿爾泰語系”這一概念自其問世以來，便一直遭到強烈的反對。這裡面涉及很多理論性的爭議，兩造學者彼此不能說服對方，至今猶然。

蒙古文有 24 個字母，常用者有 22 個，有些在字頭 (initial)、字中 (medial)、字尾 (final) 位置上有所變異。下表將這些蒙古文字母在所有位置的字體 (characters) 列出，並用拉丁字母加以轉寫 (transcribe)，以方便讀者記憶。

Number	Transcription	Characters		
		Initial	Medial	Final
1	a	ᠠ	ᠡ	ᠢ ᠣ
2	e	ᠡ	ᠢ	ᠣ ᠤ
3	i	ᠢ	ᠣ	ᠤ ᠥ
4	o u	ᠣ	ᠣ	ᠤ ᠥ
5	ö ü	ᠣ	ᠣ ᠣ	ᠤ ᠥ
6	u	ᠣ	ᠣ ᠣ	ᠤ ᠥ
7	ng	ᠣ	ᠣ	ᠤ ᠥ
8	q	ᠣ	ᠣ	ᠤ ᠥ
9	γ	ᠣ	ᠣ ᠣ	ᠤ ᠥ
10	b	ᠣ	ᠣ	ᠤ ᠥ
11	p	ᠣ	ᠣ	ᠤ ᠥ
12	s	ᠣ	ᠣ	ᠤ ᠥ
13	š	ᠣ	ᠣ	ᠤ ᠥ
14	l d	ᠣ	ᠣ ᠣ	ᠤ ᠥ
15	l	ᠣ	ᠣ	ᠤ ᠥ
16	m	ᠣ	ᠣ	ᠤ ᠥ
17	č	ᠣ	ᠣ	ᠤ ᠥ
18	ʃ	ᠣ	ᠣ	ᠤ ᠥ
19	y	ᠣ	ᠣ	ᠤ ᠥ
20	k g	ᠣ	ᠣ	ᠤ ᠥ
21	k	ᠣ	ᠣ	ᠤ ᠥ
22	r	ᠣ	ᠣ	ᠤ ᠥ
23	v	ᠣ	ᠣ	ᠤ ᠥ
24	h	ᠣ	ᠣ	ᠤ ᠥ

取自 N. N. Poppe, *Grammar of Written Mongolian*, Wiesbaden: Harrassowitz, 1954, p. 17.

對不懂蒙古語的人來說，蒙古文在標音方面有模稜兩可之處，如不能區別元音 a/e、ö/ü、o/u 以及輔音 t/d、k/g、q/γ 等，更難以用來拼寫其他語言（如漢語）。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國後，曾請其帝師、西藏薩斯迦派僧人八思巴（’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）創製一種新文字，用來拼寫蒙古帝國以內的各種語言（包括蒙古語、漢語），使各地方與政府之間的文書交往能使用同樣的文字，稱為“國字”。八思巴所創的 38 個字母（學術界通稱“八思巴字”）其實是就藏文字母加以調整改作，不能完全適應漢語，不但無法取代漢字，始終也不能取代原有的蒙古文，隨著元朝的滅亡而成爲一種死文字，現在只能在一些藏傳佛寺建築和印章中還可以看到它的蹤影。當然，現存元代的八思巴字碑文、詔書等，是研究中期蒙古語、元代漢語語音學以及社會史、宗教史等等的寶貴資料。1648 年，也許是受到新滿文的啓發，衛拉特 (Oyirad) 人對古典蒙古文字作了改進，創製了托忒 (Todo) 文。“托忒”是清晰的意思，意即此種新文字能更清楚地反映當時的蒙古語。當然，托忒文所反映的其實是西部蒙古語的衛拉特方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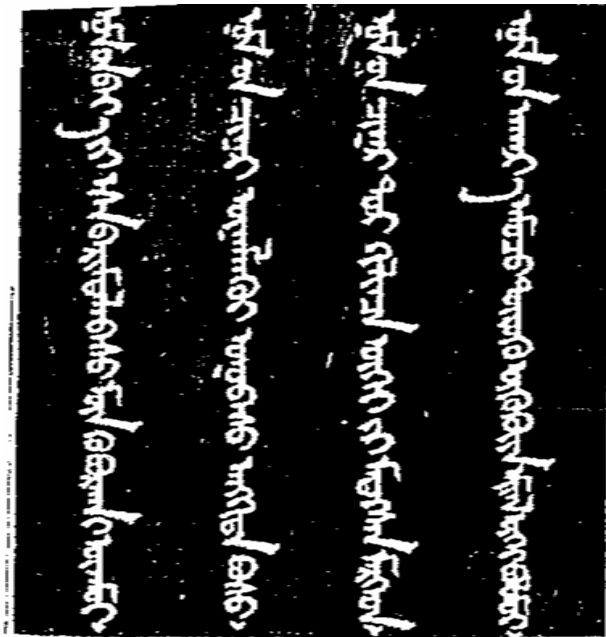
下面爲蒙古文書面語常見的幾個詞彙，供有興趣的讀者參考：

蒙文詞彙 (拉丁字母轉寫)	漢文意義
mongyol bičig	蒙古文
naran / nara	日
saran / sara	月
morin	馬
noqai	狗
miγui	貓
čai (借自漢語)	茶
čečeg	花
ebesün / ebesü	草
sibaγun / sibaγu	鳥

qayan (借自突厥語)	“可汗”，王
kümün	人
er-e	男人
ekener	女人

下面抄錄乾隆皇帝爲一幅佛像所題詩句之蒙古文部分。注意蒙古語詩歌的押韻，一般是押頭韻 (此例是以重複 nom 這一詞爲押韻)，與一般漢語詩歌之叶韻尾不同。

蒙文：



全圖見甲央、王明星主編《寶藏：中國西藏歷史文物》，北京：朝華出版社，2000，頁114。

nom-un bey-e-i ese barimtalabasu mön kü burqan-i üjemüi,
(若不執著法身，正是見佛)

nom-un činar ünemleküi onobasu anggida busu,
(若證知法性，別無其他)

nom-un činar-tur kilinče ügei-i medegsen merged,
(洞知法性中無罪之諸智者)

nom-un ayar-a amuču törökü üküküyin emiyel ügei bolumui.
(在法界中坦然無有生死之恐怖)

漢文：

佛不見身知是佛
若實有知別無佛
智者能知罪性空
坦然不怖於生死